

江南著

上善若水

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世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新华出版社

江南著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世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水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善若水 / 江南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11—9115—4

I. ①上… II. ①江…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0877 号

上善若水

作 者：江 南

责任编辑：张 程

特约编辑：傅奕群

封面设计：冯 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115—4

定 价：22.00 元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3969



序

刘文忠

江南同志所写的报告文学《上善若水》，前前后后我读了三遍。作者和报告文学所描写的主人公李玉岭同志都是我的熟人和朋友，写作这篇报告文学的缘起也可以说和我有一定的关系。退休之前，我和李玉岭同志既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但是他的名字我早就知道。我是江苏省丰县人，他在 20 世纪的 80 年代曾经是我家乡的乡党委书记，那时就听我弟弟说过我们乡有一位好书记，他带领民工挖河治水自带干粮与农民一起干活，从来不搞特殊，他下乡下队办事从来不吃请、不收礼，老百姓有事找他，有求必应，人们称他为“李青天”。

我有一个族弟刘文经是中学教师，在和集乡四河联中当校长，提起李玉岭来他是赞不绝口。后来听说李玉岭当选为副县长，他没有任何背景，当副县长完全是干出来的，后又任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直到他退休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只有我们都退休之后，我才有机会见到仰慕已久的李玉岭同志。这时他已退休三年，我则退休快十年了。

这次见面之后，族弟刘文经向我详细谈了李玉岭同志的为人和处事，有些事迹确实很感人。他想让我牵头来写李玉岭，并说：你在北京工作，又是作家，写李玉岭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说：我是搞的古典文学，既没有写过小说，也没有写过报告文学，你是语文老师，对李玉岭比我了解得多，你先写个初稿，我可以帮你看看。几个月后，他拿出了四万多字的初稿。我看了之后，觉得只有些基础材料可用，达到发表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时我又找李玉岭同志长谈了一次。起初李玉岭不想让人写他，他说所做的都是一个党的干部分内的事，从政 20 多年，只能说是问心无愧。退休以后多人想写他，都是自发的。人怕出名猪怕壮，他怕出名。文经又不愿中止这个工作，最后这个任务落到了做过编辑、记者的江南同志身上。

书名定为《上善若水》，是江南提出的。老子《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李玉岭同志是华东水利学院 1968 年的毕业生。他学的是水利专业，毕业后从省城回家乡丰县。他热爱水，痴迷水，可以说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上善若水是他追寻的至高境界。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达到了这个境界。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我认为这个书名不太通俗，再三考虑，觉得这个书名是合适的。第一稿七万多字，我感觉已经初具规模，像报告文学的样子了。但人物形象还不够丰满，建

议江南同志再补充一些内容。为此江南多次采访李玉岭，这样就写成了 11 万多字的第二稿。我看了之后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作者又写出了第三稿，直至 2009 年 3 月，稿件算是齐全了。

我是《上善若水》的第一个读者，此书用自然流畅的语言，真实地再现了李玉岭同志一生的业绩，这位水利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县级领导干部，不仅为丰县的水利史、造桥史、公路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而且他心里装的是百姓冷暖，口中念的是百姓疾苦。在扶弱救困上他不遗余力，为百姓排难解纷他迎刃而上。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面对无法解决的困难时，知道给他写信求助；他为一位劳改犯挽救了即将解体的家庭；他让一个双目失明的特困户重见光明；就在临卸任的前一个月，他还为一个素不相识、被冤枉的农家子弟，驱车数千里，冲破重重阻力，使他重返部队，自己也站好了最后一班岗。他处理问题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就是李玉岭受到百姓爱戴的原因。“人心是杆秤，最识轻与重。”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这就是许多人想写李玉岭的原因。

《上善若水》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文经和江南同志嘱我为此书写序，我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以上文字权且作为序吧。

2009 年 11 月 18 日于北京

目录

序言	刘文忠 (1)
引子.....	(1)
新官喜上任.....	(2)
寒门出学子.....	(8)
初出茅庐时	(21)
一把万民伞	(35)
受命于危难	(39)
治水第一仗	(55)
民以食为天	(58)
敢为天下先	(70)
智取宋楼沟	(78)
百善孝为先	(85)
巧通毛河水	(94)
重教挖穷根	(99)
富乡当富民.....	(106)
青天你别走.....	(122)





降服大沙河.....	(132)
地上本无路.....	(147)
亲民情未了.....	(166)
糟糠不下堂.....	(196)
清风两袖间.....	(207)
远洋返大海.....	(211)
回归田园居.....	(234)
后记.....	(239)

引子

天高悬日月，地阔载群生。

天地玄黄，岁月悠悠，神奇的古丰大地上，曾出过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汉高祖刘邦、宰相萧何、状元李蟠自不必说。

两本《丰县志》，记录的大多是官场人物，仅有姓名职务而已，并不涉及个人事迹，多少显得有失生动，一如首任县令雍齿者流；也有民间口碑相传的人物，虽不注重职位高低，却有着鲜活的形象，生动感人，栩栩如生，一如张道陵者流。

我们今天所要记述的，是两者皆有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李玉岭。

要写李玉岭，既非他官位显赫，也非他叱咤风云，更非他个人所求。

只因为他离开一个地方 20 多年了，还有许多人一提起他就激动得热泪盈眶；

只因为他救助过许多人，虽然过去十几年了，被救助者甚至同村人还时常对着他的照片深深地鞠躬，以表

崇敬之情；

只因为 2008 年春节前夕，一位素不相识的书法家翟桂鼎，慕名从北京托人捎给他一张横幅，上书四个行云流水般的大字：“德高政显”；

只因为他退休五六年来，仍有许多人想着他的好、念着他的情、记着他的善，并一直想把这个当年被誉为“李青天”的人物，如实记录成文，作为精神财富，传之后世诸人……

于是便有了今天这些文字。



新官喜上任

4月10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它是一年中的第 100 天，离全年结束还有 265 天。

1987 年 4 月 10 日，苏北大地，春光明媚，万物葱茏。

这天上午 11 点多钟，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一路风尘的李玉岭，和从县里调来不久的郑传云，一起回到和集乡政府。

刚进大院，他们就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李玉

岭以为是哪位县领导来检查工作，就放下自行车准备上前打招呼。要知道那个年月，只有县领导才能坐上吉普车。

这时，县政府的司机王林笑嘻嘻地跳下车来说：“李县长，您好！”

李玉岭未置可否，还是探身往车里看。他心中暗想：哪来的李县长啊？

车里空无一人，他纳闷地问：“县长在哪里？”胖乎乎的王林笑而不答，搞得李玉岭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王林见状才一本正经地说：“恭喜您李书记，您选上副县长了！我是专门来接您回县城的，快走吧！”

李玉岭这才恍然大悟。郑传云也急忙握住李玉岭的手说：“恭喜！恭喜李县长！”

一时李玉岭有点不好意思。他刚上车又下来了，拍拍身上的泥土说：“不好意思，我得换件衣服去。”

5分钟后，李玉岭从宿舍出来了，他换上了那件深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那可是以前进城开会时才舍得穿的唯一的一套礼服。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吉普车在和集到丰县的那条坑坑洼洼的沙石公路上颠簸前行，车屁股后面扬起一条长长的烟尘。

就在这天上午，当李玉岭依旧和郑传云一起骑车下

村时，乡大院里许多人纷纷议论说“今天上午选举，李书记参选副县长，他怎么不当回事呢？”“为了工作真的啥都忘了？”“李书记真傻啊！”

半个多小时后，吉普车载着李玉岭来到了丰县县城。

古城丰县，繁花似锦，满眼春色。

当李玉岭来到县政府招待所礼堂时，丰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闭幕。李玉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参选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而当选的。对于这次差额选举的参选，他事先知道，但没放在心上。所以当会议选举结果出来时，他还在村里风风火火地跑“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他对自己当选副县长感到十分意外，意外得有点不敢相信。

司机王林看已经散会，随即把李玉岭送到了县政府。

县政府坐南朝北，高大巍峨的门楼矗立于人民中路南侧，离碧波荡漾的凤鸣湖仅有一箭之地。此前，作为一名最基层的干部，并没有来过几次这座国徽高悬的威严大院。今天，当他再一次跨进这座大院时，他感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与使命。

在司机王林的引导下，李玉岭踏上了九级台阶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县长刘广哲、副县长靳允良、于瑞茂、张敬群及政府办公室的有关人员，早已等候在那里。风

度翩翩的刘广哲县长首先与李玉岭握手：“祝贺你，老李！欢迎你来这里工作！”

接着其他几位副县长一一与李玉岭握手。李玉岭有些诚惶诚恐地笑着说：“谢谢！谢谢！”

大家互相寒暄之后，刘广哲县长提议照张合影。于是，在县政府大楼前的花坛旁边，刘广哲、靳允良、于瑞茂、张敬群、李玉岭5个人在那一瞬间定格！

相同的是：照片上，5个人清一色的中山装。

不同的是：其他4位县长、副县长穿的都是油光锃亮的皮鞋，只有李玉岭穿的是带着泥土的黑布鞋。

照过相之后，李玉岭听说县委书记孟庆华还在县招待所，就立即去那里找到了孟书记。可能是由于人代会的操劳，当李玉岭走到一间客房休息室时，孟书记还躺在床上，显得有些疲惫不堪。他看到李玉岭过来了，就欠了欠身子很高兴地和李玉岭握手，并示意他坐下。此时，孟书记那宽厚的国字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笑得那么真情、动情。然后说了一句：“玉岭，祝贺你当选，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重托啊！”

出了孟书记的休息室，李玉岭心里很不平静，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与这位县委书记所打过的不多的交道。1983年李玉岭去和集时，县委书记是田瑞声，1985年孟庆华接任。

有一次，孟庆华书记到和集检查工作时，李玉岭在

食堂用一碗炒鸡蛋、一碗汤和几个馒头招待他。后来，他听孟书记赞叹地跟别人说：“玉岭真敢这样（招待）！”

那时，一个县委书记下乡，虽然乡里经济条件有限，但加几个菜款待一番也是很正常的。然而，李玉岭心里就没有这个概念。

在这次人大换届前夕，还有一件事让李玉岭感动不已。

因为县委决定把李玉岭调出和集，已委派郑传云接替了他的党委书记。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个干部来到李玉岭的宿舍，责备李玉岭没有提拔他，让李玉岭感到莫名其妙。为了避免矛盾，李玉岭只好住在县城的中阳里旅社三天，回避此人。

这事不知怎么让孟庆华书记知道了，他大为吃惊，随即亲自到和集召开干部会，没有让李玉岭到场。他高度肯定了李玉岭在和集团结党政干部，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和集的治穷致富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接着说：“同志们，玉岭同志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在许多方面我不如他！”

会后整个和集风平浪静。李玉岭知道这件事后，对孟庆华书记更加肃然起敬。

李玉岭新官上任暂且不表，现在让我们把镜头切换到他的老家——丰县孙楼乡于楼村。

李玉岭当选副县长的消息，爱人王素贞全然不知，

当时她正在自家的农家小院外边挥汗如雨地刨树。当时村里要修路，号召刨树清障。但许多村民行动不力，迟迟不砍。王素贞是个老实人，村里号召什么，她就执行什么，很快刨掉了院子外边的几棵树。

村干部看到王素贞起到了表率作用，当天晚上就在村里的高音喇叭里表扬：“各位乡亲们请注意，关于刨树清障的事情，我们都要向李县长的家属学习，人家带头砍掉了院子外边的树木，行动很快，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第二天，广播里还在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广播。王素贞扛起农具下田劳动时，有人对她说：“恭喜你啊，广播里都在表扬你呢。”王素贞听了一愣说：“别瞎说了，哪里是表扬我啊？”“玉岭当县长了，你难道不知道吗？”王素贞听了生气地说：“别笑话俺了，他哪能当县长？他不是还在和集当书记吗？”

哈哈哈……人们被她一本正经的神态逗乐了，原来她真的不知道李玉岭当选的事。

不管人家怎么说，她就是不信。直到几天之后李玉岭回到家，准备出国到科威特协调丰县劳务输出问题时，她才知道丈夫当副县长是真事。

李玉岭告别家人，来到首都机场，坐上了去科威特的飞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穿皮鞋。大型波音 747 客机载着这位平民“县官”，

飞向异国他乡。

李玉岭透过舷窗，看到朵朵白云，想起了自己几天前离开和集时动人的一幕。在和集乡马德民家里告别时，一位老太太走近李玉岭，抓住他的手关切地说：“书记啊，听说你要去河套北，千万要多穿点衣服，可别冻坏了身子。”

马德民笑着说：“三大娘，你弄错了，书记是去阿拉伯（伯：方言读 bei），不是河套北，那里热得很，光着膀子还出汗呢，你让李书记多穿衣服，还不把他热坏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想着这位老大娘的话，李玉岭感到一阵暖流涌遍了全身，多好的老百姓啊，真像自己慈祥的老母亲。于是，他想起了自己在农村的青年时代，想起了那些贫寒而遥远的艰难岁月。

20世纪 60 年代初的一天，李玉岭家里出了一件祖祖辈辈都没有过的大喜事——



寒门出学子

李玉岭生于乱世，生于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

1943年5月1日，李玉岭出生在孙楼镇于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当时，抗战正酣，兵荒马乱，父母常常抱着幼小的他东躲西藏，与日本鬼子周旋，生命没有一点保障。因为李玉岭年龄太小，在他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战争的阴影。

从李玉岭算起，往前查数代，李家都没有一个识字的人。父亲李志诚在年轻时就患了一种畏寒的怪病，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身穿棉衣，家庭重担全落在了母亲李屈氏身上。家境，使李玉岭过早地品尝到了贫穷的滋味。

1949年，丰县解放。也许是翻身得解放的喜悦给这个贫苦的家庭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也许是父母终于觉悟到贫穷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所以下决心要让孩子读书识字，告别文盲，不再做“瞪眼瞎”。

李玉岭小时候的冬天，可真叫冬天，零下十七八度是常有的事。有一年冬天，村头有棵大杨树硬是冻裂了。那时夏天雨水大，每年冬天都可以看到孩子们成群结队在坑里河里溜冰。

他家有三间草屋。西头一间住着奶奶；中间一间叫屋当门，相当于现在的客厅；东头一间的南侧是牲口圈，饲养着一头牛。北侧挨着就是李玉岭父亲用大豆秸和麦秸打的地铺。因为父亲特别怕冷，所以在读小学时，每年冬天的晚上，李玉岭睡到地铺上与父亲暖脚，